

往事悠悠

庄户人的三件宝

□王义宽

呱嗒儿

呱嗒儿,是我们当地人对“呱嗒板儿”的简称。它可不是指文艺工作者们使用的道具,而是一种相当于现在的拖鞋的木底鞋。

呱嗒儿的制作过程也比较简单。找一块约2厘米厚的硬木板,在板子上按人脚的大小画出鞋底的轮廓,再用锯子切割下来,经修理后即成木质鞋底。然后,在鞋底前半部横着钉上一根较宽的布带或皮带作为鞋襻,一双惬意的呱嗒儿便做成了。

夏天的晚上,穿着呱嗒儿悠闲地到街上乘凉,嘴里还哼着小曲的人,绝对是一道扎眼的风景。在那个年代,人们没见过凉鞋,也不知拖鞋是何物,大都穿破旧的布鞋或光着脚过夏天。当听到那“呱嗒、呱嗒”的响声时,人们就会把目光投向穿呱嗒儿的人。然后,你效仿、我效仿、他效仿……渐渐地,穿呱嗒儿的人越来越多。炎热的夏夜,树上的蝉鸣声和街上的呱嗒儿声交织成悦耳的乡村小夜曲,给小小的山村带来无限生机。

我穿过呱嗒儿,至今没忘记那踩着它走道的乐趣。

披包

披包,顾名思义,就是披在身上的包袱。割上三尺白布(当时称“大洋布”),回家后把两边的破破边缝一缝

(锁边),再在平衡的两角之上缝上两根带子即成。

披包也是一件夏季服饰,它用料少、制作简单,作用却不小。在那贫穷的年代,人们舍不得用布票花钱去割布做夏衣,于是扯块白布披在身上度夏变成了不少人的选择。披包能防日晒,也能遮挡小雨,披在身上还很舒服,非常实用。

身着披包的大都是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。那时,每到夏季,中年汉子们都是锄地除草的主力军。他们头戴苇笠、身着披包,在庄稼地里并排劳作,可谓是一道特殊的风景——开始是一字排开;后来有的在前有的在后,成了波浪形;再后来,中间的冲在前,两边的抛在后,又形成了人字形……远远望去,场面壮观。

披包给庄稼汉带来了极大乐趣。一阵风吹来,脊背上的披包飘了起来,庄稼汉们感到无比凉爽,大家你看我、我看他,感觉彼此就像《林海雪原》里身披斗篷的剿匪英雄,于是不由自主地哼起了不太标准的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的唱段来。

披包啊披包,你简单的不能再简单,可你的使用价值却是丰富的。

“庄户人三件宝,耳瓦儿、呱嗒儿和披包。”光阴荏苒,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可这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简单民谣之声却始终萦绕在我的耳畔。

秋晨

□刘培蕊

秋天的风,有些凉
没下雨的清晨,透着清澈
当第一缕阳光,伴随着鸟鸣
挤进我的窗帘缝隙
房间就热闹起来了

我知道,大雁已南飞
风会紧跟着吹过去
在那里,有花朵和万物
美成了唯一的陈设

拉开窗帘,阳光明媚
天空湛蓝,白云如浪
鸟一声一声地叫
窗边的树,一点点高
你不知道

这是一个多美的秋日早晨

层林尽染记

□殷翠丽

是时候了

将草木的热爱呈现给山野
为山野披上天边的云霞
秋风从山下爬上来
或者从山上滑下去
步子颠三倒四
将锦缎的故事扯过来拉过去

是时候审视过去的时光了
在干旱和潮湿争过的车轮上
鸟兽的歌声除了按气温分节
还要按照喜怒哀乐
裁剪叶子的密疏
阳光、空气、土壤和水分
在一片叶子上写下万言辞赋
万片叶子的精华
概括出层林的坚守

是时候了

交出我们内心的孤绝
让黄栌、银杏、红枫走进来
让斑斓的叶子代替城市的灯光
是时候请出高搁的笔砚
让未来的北风打开卷轴的山水

炊烟

□程爱国

看见炊烟想起那些卧雪的村庄
想起父亲细长的烟杆
以及乡野柔和朴素的景色
对比咖啡色的都市文明
村里的炊烟总是深沉和淡泊
每次想家的时候
炊烟便飘荡在心里
故土瞬间变得亲近

又见炊烟,此时和乡亲对话
让那些熟悉的山河朝暮
盈在润湿的睫毛下
一起和母亲数着缕缕飘飞的神话

秋游茶山

□陈效华

钟鼓楼中听鼓鸣,
遥闻幽处诵经声。
千年茶山寻古道,
一半悠然一半茗。

人生感悟

走进孩子心里

□王礼明

好学……

走进孩子心里,说起来简单,做起来并不容易。每次和同事或朋友交流给孩子辅导作业的经历,大家描述出的画面多数不和谐,有的甚至咬牙切齿、忍不住骂上几句,更有甚者动起手来……其实,在和大人的相处中,孩子是弱者,随着心智越来越成熟,他们越来越渴望和大人地位平等地相处。如果大人意识不到这一点,处处以强压弱,孩子面对大人时心灵就会设防,亲子隔阂便会慢慢产生。因此,与孩子发生不快时,一定要及时沟通交流,否则日久天长,隔阂会越来越大。

及时的沟通交流是非常必要的,父母长辈应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,加强亲子交流。我认为加强亲子交流最好的方式是户外活动,比如踏青、爬山等等。由于平时工作比较忙,我将周末的时

间大多用在陪孩子参加户外活动上,在共同徒步或爬山的过程中,我们父子通过交谈增进了感情。我想趁年幼的儿子对父母的依赖心理还在,给他更多陪伴,也给自己留下更多美好的亲子回忆。

和谐的亲子关系是融洽的家庭氛围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多陪伴孩子,关注、尊重孩子的想法,才能走进孩子心里。

祝天下儿童茁壮健康成长!



朝花夕拾

乡愁中的彩虹桥

□柴京正

天刚刚祝了寿,热热闹闹,儿孙满堂,今天又恢复了往昔冷清的模样;这家的房门上落了锁,灰尘蒙门,房屋已失去烟火味,像一个做了错事的老人,耷耷着腰身,孤独害羞地默默矗立在那里……

少年时,我推着小车踏过小桥,那是尘世对我幼稚生命的原始考验,我奔向田野,把汗水洒下,捋回粮食糊口;青年时,我背起书包踏过小桥,那是人类代代累积的精神财富向我招手,我奔向学校,把勤奋留下,换回知识充实大脑;中年时,我驱车驶过小桥,那是人生必须担负的责任对我的点滴考量,我走向工作岗位,把乡愁留下,沉淀人生的酸甜苦辣。

小桥见证了我从一个小小孩童长成懵懂少年,继而渐入知天命之年的人生历程。遥远记忆里的我,跟在健壮父母的身后,胆怯地走过这小桥,蹚过岁月的水流;而今父母年迈,反而像当年的我一

享受着当下美满富足的生活的我,有闲情逸致时,总爱追忆过去的事情。20世纪60年代初期,是一个艰辛度荒的年代。回想当时,记忆犹新的是那些特别的物件,例如耳瓦儿、呱嗒儿和披包。

耳瓦儿

耳瓦儿是何许物件?其实它就是现在流行的用来防寒防噪音的耳罩的前身。耳瓦儿的制作过程简单。取一张野兔或家兔的皮毛,裁剪下一块长约15厘米、宽约5厘米的长条,对折后用粗线缝合,就成了一条周身毛茸茸的长条,然后把两端对接成一个圆圈,一只耳瓦儿就做成了。如此这般再做一只,然后把两只耳瓦儿用约40厘米的细绳一头一只拴起来,就成了一副完整的耳瓦儿。

毛茸茸的耳瓦儿,戴在耳朵上遮蔽住大半个脸,看起来有点不雅观。因此,爱美的女人避而远之,年轻的小伙不屑一顾,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庄稼汉和不大讲究丑俊的半大小子们,因它防寒护耳效果好而爱不释手。

那个年代,每到冬天,说是“寒风刺骨,地冻三尺”一点也不为过,有人被冻坏耳朵的事屡见不鲜。那些耍俏的年轻人耳朵冻得起了冻疮,可那些戴耳瓦儿的老爷们儿却安然无恙。

耳瓦儿,多好啊!如果现在还有,我还会买来戴它。

“儿子渐渐长大了,你得多和他交流。爸爸的角色,妈妈永远替代不了……”关于孩子的教育问题,妻子常抱怨我关注太少。她是个心细的人,孩子从小到大,吃喝拉撒一手操持,学习教育紧盯不放,培训班报了一个又一个……

而我是个随性的人,父亲在我年少时对我多引导而不苛责,给我营造了自由成长的空间。受他的影响,对于刚上小学的儿子,我同样不愿给他过多负担。孩子还小,童年的快乐是最珍贵的。

在我心里,孩子就像一只小鸟,攥在手里太紧,不利于他的成长。教育孩子,我不喜欢暴风骤雨般恃强压制,更倾向于和风细雨般的诱导。润物无声中,走进孩子心里,做他的倾听者,了解他的所思所想,引导他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,教他学会正义、勇敢、阳光、善思、

山林苍翠,水流潺潺。小村如一颗嵌在山林脚下的明珠,小河似一条玉带缠绕在明珠南面,小桥则似一道雨后彩虹,娇艳地横跨在小河之上。

桥下一潭,碧水深澈。水潭乃小河上游山洪暴发,湍水冲刷桥墩日久而成。

记得夏日中午,烈日炎炎之时,我们偷偷来到潭边,光着屁股一头扎进水中,消暑避热、嬉戏打闹,好不快活。在小小孩童的眼里,这一泓碧水极深极广,好似一片汪洋,能生出融融乐趣。

小桥位于村子的东南方向。村里的年轻人经由小桥外出,或打工或上学或在外定居,他们双脚轻松地踏过这留有岁月余痕的小小石桥,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,用苦痛或幸福去丰满自己的人生。

小桥知道每一家的过去和现在:这家的儿子刚刚娶了亲,大红的喜字令人炫目,家就安在小桥外面的城里;那家昨